

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五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明史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四冊

(32)

第七十六回 據鎮城哮氏倡亂 用說客叛黨駢誅

卻說韃靼部酋俺答，自受封順義王後，累年通使，貢問不絕。萬曆九年，俺答病歿，朝旨賜祭七壇，采幣十二雙，布百疋。三娘子率子黃台吉上表稱謝，並貢名馬。黃台吉係俺答長子，年已漸老，不喜弄兵，且迷信佛教，聽從番僧禁止殺掠，因此西北塞外，相安無事。先是王崇古方逢時次第督邊，亦次第卸職，繼任總督，叫作吳兌，兌頗駕馭有方，各部相率畏服，貢市無失期。三娘子尤心慕華風，隨時款塞，嘗至總督府謁兌，兌視若兒女，情甚親暱。有時三娘子函索金珠翠鈿，兌必隨市給與，藉敦睦誼。或各部稍稍梗化，三娘子總預先報聞，兌得籌備不懈。黃台吉襲封順義王，改名乞慶哈，也恭順無愆，奉命惟謹。惟黃台吉素性漁色，先配五闌比妓，後經西僧德惠，納婦一百八人，取象數珠，多妻若此，安得不病？怎奈百餘番婦，姿色多是平常，沒一個比得三娘子。黃台吉暗暗垂涎，欲據三娘子爲妻。三

娘子嫌他老病，不肯遷就，意將率屬他徙。適吳兌卸任，另授鄭洛爲總督，洛抵任，聞知此事，私下嘆念道：「若三娘子別屬，我朝封這黃台吉有何用處？」乃遣使往說三娘子道：「汝不妨歸王天朝，當封汝爲夫人。汝若他去，不過一個尋常婦人，有什麼顯榮呢？」子收父妾，胡俗固然，但不應出諸中國大員之口。三娘子爲利害所逼，乃順了黃台吉的意，思與他成爲夫婦。兩口兒和好度日，倏忽間已是四年。誰料黃台吉得病又亡，三娘子仍作哀嫠。那時黃台吉子扯力克，應分襲位，到是一個翩翩公子，氣宇軒昂，其時把漢那吉已死，遺妻大成比妓，爲扯力克所納。三娘子曾生一兒，名叫不他失禮，本欲收比妓爲妻，偏偏被扯力克奪去，心中很是不悅。連三娘子也有怨詞，竟至挈子他徙。鄭洛聞報，又欲替他調停，先遣人往說三娘子，勸他下嫁扯力克。三娘子頗也樂從。前時少婦配老夫，尚且肯允，至此老婦配少夫，自然格外樂從。只要扯力克盡逐諸妾，方肯應命。洛乃復傳諭扯力克道：「娘子三世歸順，汝能與娘子結婚，仍使你

襲封，否則當別封他人了。」扯力克欣然應諾，且願依三娘子規約，把所有姬妾，一并斥還，竟整了冠服，備齊輿馬，親到三娘子帳中，成合婚禮。三娘子華年雖暮，色態如前，眉嫵風流，差幸新來張敞，脂香美滿，何期晚遇韓郎，諧成了歡喜緣，完結了相思債。曾感念永人鄭總督否鄭洛爲他請封，得旨封三娘子爲忠順夫人，扯力克襲封如舊。三娘子歷配三主，累操兵枋，常爲中國保邊守塞，始終不衰。山陝一帶諸邊境，商民安堵，雞犬無驚。

那知到了嘉靖二十年，寧夏地方，竟出了一個哱拜，糾衆作亂，又未免煽動兵戈。這哱拜本韃靼部種，先時曾得罪酋長，叩關入降，隸守備鄭印麾下，屢立戰功，得任都指揮。未幾以副總兵致仕，子承恩襲職。承恩初生時，哱拜夢空中天裂，墮一妖物，狀貌似虎，奔入妻寢。他正欲拔劍除妖，不意呱呱一聲，驚醒睡夢，起床入視，已產一男。他也不知是凶是吉，只好撫養起來，取名承恩。承恩漸長，狼狀梟形，番人本多犢悍，哱拜視爲常事，反以他猙獰可畏，非常鍾愛。至哱拜告老，承恩襲爲都指揮，湊巧洮河以西，適有寇警，巡邊御史周弘禴，舉承恩及指揮王文秀，并哱拜義子哱雲等，率兵往征，正擬指日出發，會值巡撫黨馨奉總督鄭洛檄文，調遣王文秀西援，哱拜時雖家居，尚多蓄蒼頭軍，聲言報國，至是聞文秀被調，不禁嗟嘆道：「文秀雖經戰陣，難道能獨當一面麼？」遂親詣鄭洛轅門，陳明來意，并願以所部三千人，與子承恩從征。洛極力嘉獎，樂從拜請。

于是文秀承恩，陸續啓行。偏這巡撫黨馨，恨他自薦，只給承恩羸馬。承恩快快就道，到了金城，寇騎辟易，追殺數百人，奏凱歸來，取道塞外，見諸鎮兵皆懦弱無用，遂藐視中外，漸益驕橫。馨不以爲功，反欲按名覈糧，吹毛索瘢，嗣聞承恩娶民女爲妾，遂責他違律誘婚，加杖二十。明是有意激看官試想，承恩驕戾性成，那肯受這般委屈？就是他老子哱拜，亦覺自損臉面，怨望得很。還有王文秀、哱雲兩人，例應因功升授，偏也由馨中阻，未得償願。數人毒氣，遂齊向巡撫署中噴去，冤冤相湊，戍卒衣糧，久欠勿給，軍鋒劉東陽，心甚不平，往謁哱拜，迭訴黨馨虐待情形。哱拜微笑道：「汝等亦太無能爲，怪不得被他侮弄。」

兩語够了。

東陽聞言，奮然徑去，遂糾合同志許朝等，借白事爲名，閔

入帥府，總兵張維忠，素乏威望，見衆擁入，嚇得手足無措。東陽等各出白刃，脅執副使石繼芳，擁入軍門。黨馨聞變，急逃匿水洞中。只有此膽，何故妄行。旋被東陽等覓得，牽至書院，歷數罪狀，把他殺死。該殺。石繼芳亦身首兩分。遂縱

火焚公署，收符印，釋罪囚，大掠城中。硬迫張維忠，以侵糧激變報聞。維忠不堪受迫，自縊而亡。死得無名。

東陽遂自稱總兵，奉哮拜爲謀主，承恩許朝爲左右副將，哮雲文秀爲左右參將，當下分道四出，陷玉泉營及廣武，連破漢西四十七堡。惟文秀進圍平鹵，守將蕭如薰率兵登陴，誓死固守。如薰妻楊氏，係總督楊兆女，語如薰道：「汝爲忠臣，妾何難爲忠臣婦。」可入女誠。遂盡出簪珥，慰勞軍士妻女，由楊氏親自帶領，作爲一隊娘子軍，助兵守城。文秀攻圍數月，竟不能下。東陽復分兵過河，欲取靈州，且誘河套各部，願割花馬池一帶，聽他駐牧，勢甚猖獗。總督尚書魏學會，飛檄副總兵李昫，權署總兵，統師進剿。昫遣游擊吳顯、趙武、張奇等，轉戰而西，所有漢西四十七堡，次第克復。惟寧夏鎮城，尙爲賊據。河套部酋著力兔，帶領番兵三千騎，來援東陽，進屯演武場。東陽益掠城中子女，餽獻套部，套人大悅，揚言與哮王子已爲一家，差不多有休戚與共的情形。哮雲引著力兔再攻平鹵，蕭如薰伏兵南關，佯率羸卒出城，挑戰誘敵。哮雲仗着銳氣，當先馳殺，如薰且戰且行，遶城南奔。看看南關將近，一聲號炮，伏兵盡發，將哮雲困在垓心，四面注射強弩，霎時間將哮雲射死。著力兔尙在後隊，聞前軍被圍，情知中計，遂壓衆北走，出塞遁去。利則相親，害則相捨，外人之不足恃也如此。朝旨特擢蕭如薰爲總兵，調麻貴爲副總兵，進攻寧夏，并賜魏學會尙方劍，督軍恢復，便宜行事。

御史梅國楨，保薦李成梁子如松，忠勇可任，乃命如松總寧夏兵，卽以國楨爲監軍。會寧夏巡撫朱正色、甘肅巡撫葉夢熊，均先後到軍，並逼城下。學會與夢熊定計，毀決黃河大壩，用水灌城。內外水深約數尺，城中大懼。由許朝、絕城潛出，徑謁學會，願悔罪請降。學會令還殺哮拜父子，方許贖罪。許朝去後，杳無音信。如松遣騎四探，忽聞套部莊禿賴及卜失兔，糾合部落三萬人，入犯定邊小鹽池，別遣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，銜枚疾入，爲哮拜聲援。那

時如松飛報學會，學會纔知他詐降緩兵，亟遣副總兵麻貴等，馳往迎勦，方將套衆擊退。既而著力免復率衆萬餘，入李剛堡，如松等復分兵邀擊，連敗套衆，追奔至賀蘭山，套衆盡遁。官軍捕斬百二十級，懸諸竿首，徇示寧夏城下，守賊爲之奪氣。獨監軍梅國楨與學會未協，竟劾他玩寇誤兵，遂致逮問。由葉夢熊代爲督師，夢熊下令軍中，先登者賞萬金，嗣是人人思奮，勉圖効力。過了五日，水浸北關，城崩數丈，承恩許朝等忙趨北關督守。李如松蕭如薰潛領銳卒掩南關，總兵牛秉忠年已七十，奮勇先登。梅國楨大呼道：「老將軍且先登城，諸君如何退怯？」言甫畢，但見各將校一麾齊上，肉薄登城，南關遂下。承恩等惶急非常，急遣部下張傑、縋城出見，求貸一死。夢熊佯爲允諾，仍然大治攻具。監軍梅國楨日夕巡邏，嚴行稽察。一日將晚，正在市中巡行，忽有歌聲一片，洋洋入耳。其詞道：

癰不決，毒長流，巢不覆，梟常留。兵戈未已我心憂，我心憂兮且賣油。

國楨聽着，不禁詫異起來，便諭軍士道：「何人唱歌，快與我拘住！」軍士奉命而去。未幾即擎到一人，國楨見他狀貌非凡，便問他姓氏職業。那人答道：「小人姓李名登，因業儒不成，轉而習賈。目今兵戈擾攘，無商可販，只好沿街賣油，隨便餬口。」此子頗似伍子胥。國楨道：「你所唱的歌詞，是何人教你的？」李登道：「是小人隨口編成的。」

「國楨暗暗點頭，復語道：「我有一項差遣，你可爲我辦得到麼？」李登道：「總教小人會幹，無不効力。」國楨乃親與解縛，賜他酒食，授以密計，并付劄子三道，登受命馳去，縛木渡東門，入見承恩道：「李氏曾有安塞功，監軍不忍駢誅，特令登賫呈密劄，給與將軍。將軍如聽登言，速殺劉許自贖，否則請即殺登。」斬釘截鐵，足動惻番之心。承恩沉吟半晌，旋即許諾。登趨而出，又從問道，詣劉許營，亦各付密劄道：「將軍本係漢將，何故從李氏作亂？甘心嬰禍，試思鎮卒幾何，能當大將軍所恃，不過套援，今套部又已被逐，區區杯水，怎救車薪？爲將軍計，速除李氏，自首大營，不特前愆可免，且有功足賞哩。」與劉許言又另具一種口吻，李登洵不愧說客。劉許二人亦覺心動，與登定約，登遂回營報

命。

國楨仍督兵攻城，猛撲不已。未幾，得東陽密報，王文秀已被殺死了，又未幾，城上竟懸出首級三顆，一個是王文秀頭顱，兩個便是劉東陽許朝首領。原來東陽既誘殺文秀，承恩知他有變，遂與部黨周國柱商議。國柱與許朝曾奪一鎮民郭坤遺妾，兩不相讓，遂生嫌隙。又爲一婦人啓釁。至是與承恩定計，託詞密商軍務，誘劉許兩人登樓，先斬許朝。東陽逃入廂房，被國柱破戶搜出一刀兩段，於是懸首城上，歛兵乞降。李如松、蕭如薰等遂陸續登城，揭示安民，并搜獲寧夏巡撫關防，及征西將軍印各一顆。李如松拜向擁蒼頭軍，安住家中，總督葉夢熊方去靈州，聞大城已下，亟遣將校賫諭入城，大旨以詰旦不滅李如松，應試向方劍。時承恩正馳至南門，謁見監軍梅國楨，爲參將楊文所拘。李如松即提兵圍李如松拜家，拜知不能免，閉戶自縊。家中放起一把無名火來，連人連屋，盡行燬去。參將李如樟望見火起，忙率兵斬門而入。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梟李如松拜首，生擒拜次子承寵，養子李如洪大及餘黨王文德。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等人。

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，御史梅國楨先後入城，安撫百姓，一面慰問慶王世子帥鉉。帥鉉係太祖十六子櫛七世孫，曾就封寧夏，李如松拜作亂，曾向王邸中索取金帛，適值慶王仲域薨逝，世子帥鉉尚在守制，未曾襲封，母妃方氏挈世子避匿窖中，既而懼辱自裁，所有宮女玉帛悉被掠去。至夢熊等入府宣慰，帥鉉方得保全。當下馳書奏捷，并將一切縛住人犯押獻京師。神宗御門受俘，立磔李如松承恩李如龍。李如洪大等，頒詔令慶王世子帥鉉襲封王妃方氏建祠旌表。不沒貞節給銀一萬五千兩，分賑諸宗人，大賞寧夏功臣葉夢熊、朱正色、梅國楨，各廕世官。武臣以李如松爲首功，特加宮保銜，蕭如薰以下俱陞官有差。如蕭妻楊氏協守平鹵，制勅旌賞。魏學曾亦給還原官，致仕回籍。其餘死事諸將卒，亦各得撫卹。寧夏復平，那知一波纔靜，一波隨興，東方的朝鮮國復遭倭寇蹂躪，朝鮮王李愍火急乞援，免不得勞師東出，又有一場交戰的事情。正是

西陲纔報承平日，東國又聞搶攘時。

欲知中外交戰情形，待小子下回再表。

寧夏之變，倡亂者爲哱拜，而劉東陽、許朝等皆緣哱拜一言而起，是哱拜實爲禍首。劉許其次焉者也。本回叙寧夏亂事，以哱拜爲主，固有特識，而黨馨之激變，以及蕭如薰夫婦之効忠，備載無遺，有惡必貶，有善必彰，史家書法，例應如是。李登一賣油徒，乃得梅國楨之重任，令其往說叛寇，兩處行間，互相殘噬，羽翼已殲，哱拜僅一釜底游魂，欲免於死得乎？然則寧夏救平，當推李登爲首功，而明廷醇庸之典，第及將帥於李登無聞，武夫攘功，英雄埋沒，竊不禁爲之長慨矣！

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議再戰島山

卻說朝鮮在中國東方，舊號高麗，明太祖時，李成桂爲朝鮮國主，通好中朝，太祖授印封王，世爲藩屬。惟朝鮮與日本只隔一海峽，向與倭人往來互市，交通頗繁。到了神宗時代，日本出了一個平秀吉，外史作豐臣秀吉，統一國境，遣使至朝鮮，迫他朝貢，且嗾使攻明，令爲前導。國王李昞當然拒絕。這平秀吉屢歷當初是爲人奴僕，嗣隨倭關白倭國官名猶言丞相，信長代爲畫策，占領二十餘州。會信長爲參謀阿奇支所殺，秀吉統兵復仇，遂自號關白，劫降六十餘州。因朝鮮不肯從命，竟分遣行長清正等，率舟師數百艘，從對馬島出發，直逼釜山。朝鮮久不被兵，國王李

昞又荒耽酒色，沈湎不治，一聞倭兵到來，大家不知所爲，只好望風奔潰。倭兵進一步，朝鮮兵退一步，李昞料不能支，但留次子暉權攝國事，自己棄了王城，逃至平壤。未幾又東走義州。倭兵陷入王京，劫王子陪臣，毀墳墓，掠府庫，四出略地。所有京畿江原黃海全羅慶尙忠清咸鏡平安八道，幾盡被倭兵佔去。李昞急得沒法，接連向明廷乞援。廷議以朝鮮屬國，勢所必救，急遣行人薛潘，馳諭李昞，揚言大兵且至，令他無畏等語。此亦列國中習使解揚，令宋無降楚之虛言。李昞信以爲真，待了數日，只有游擊隊一二千人，由史儒等帶領到來，惘惘的進抵平壤。天適霖雨，誤陷伏

中倉猝交綏，史儒敗死。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，渡鴨綠江，擬爲後應，不防倭兵乘勝東來，銳不可當，承訓忙策馬回奔，還算天大僥倖，保全了一條生命。洪筆成趣。

明廷聞報，相率震懼，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，經略軍務，出兵防倭。倭人仗着銳氣，徑入豐德等郡。明兵稍稍四集，倭行長清正等，狡黠得很。倭人狡黠，由來已久。遣使至軍前，詭說不敢與中國抗衡，情願易戰爲和。此時兵部尚書石星，向來膽怯，聞有求和的消息，忙募一能言善辯的說客，遣往倭營。可巧有一嘉興人沈維敬，素行無賴，他竟不管好歹，遽爾應募。石星大喜，遂遣往平壤，與倭行長相見。行長執禮甚恭，且語維敬道：「天朝幸按兵不動，我軍亦不久當還，此後當以大同江爲界，平壤以西，盡歸朝鮮，決不佔據。」滿口甜言，這是倭人慣技。維敬即馳還奏聞，還是有幾個老成鍊達的大臣，說是倭人多詐，不可輕信，於是促應昌等，只管進兵。偏石星惑維敬言，以爲緩急可恃，命他暫署游擊，參贊軍謀。

宋應昌抵山海關，徵調人馬，一時難集，朝旨又特遣李如松爲東征提督，與弟如柏、如梅等，鼓行而東，與應昌會師遼陽。沈維敬入見，如松復述倭行長言，如松怒叱道：「你敢擅通倭人麼？」旁顧左右，擬將他推出斬首。參謀李應試，力言不可，且密語如松道：「陽遣維敬通款，陰出奇兵襲敵，這就是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的計策。」如松不待說畢，便稱好計，往語應昌。應昌亦一力贊成，乃留置維敬，一面誓師東渡。水天一色，風日俱清，倒映層嵐，雲帆繞翠。大衆擊楫渡江，差不多有乘風破浪的情勢。烘染有致。監軍劉黃裳慷慨宣言道：「今日此行，願大家努力，這便是封侯機會呢。」太覺躊躇滿志。

先是沈維敬三入平壤，約以萬曆二十一年新春，由李提督齋封典到肅寧館。是時大軍到肅寧，倭行長疑爲封使，遣牙將二十人來迎。如松飭游擊李寧生縛住來使，不料遣來的牙將，也會防變，個個拔刀格鬪，一場奮殺，逃去了十七名，只有三人擒住。倭行長方蔚風樓得知此信，急忙登陴拒守。如松到了平壤，相度形勢，但見東南臨

江西北枕山陡立，迤北有牡丹臺，勢更險峻。倭人列砲以待，如松料知利害，先遣南兵往薄，果然炮迭發，所當皆靡。如松麾南兵暫退，權在城外立營。到了夜間，倭兵來襲營盤，虧得如松預先防備，令如栢出兵迎擊，一陣殺退。如松默默的籌思一番，翌日黎明，令游擊吳惟忠帶兵攻牡丹峯，餘將分隊圍城，獨缺西南一角。如栢入問如松道：「西南要害，奈何不攻？」如松笑道：「我自有計。」如栢退後，如松即召副總兵祖承訓至帳前，密囑數語，承訓自去。又越一宿，如松親率各將，一鼓攻城，那時牡丹臺上的炮火，與平壤城頭的強弩，彷彿似急雨一般，注射過來。各將校不免卻步。如松手執佩劍，把先退的兵士斬了五六名，大衆方冒死前進，逼至城脚，取出預備的鈎梯盤索，猿升而上。倭兵終是利害，各在城上死力撐拒，城內外積屍如山，尚是相持不下。忽然平壤城的西南隅，有明軍蜂擁登城，嚇得倭兵措手不迭，急忙分兵堵禦。如松見倭兵紛亂，料知西南得手，遂督衆將登小西門。如栢等亦從大西門殺入，火藥並發，毒焰蔽空。這時候的吳惟忠，正猛攻牡丹峯，一彈飛來，洞穿胸臆，尙自奮呼督戰，好容易佔住牡丹臺。如松入城時，在煙焰中指揮往來，坐騎被炮，再易良馬，麾兵愈進。倭兵始不能支，棄城東逸，紛紛渡大同江，遁還龍山去了。逐層寫來，見得倭人實是勁敵。

這次鏖戰，還虧祖承訓預受密計，潛襲西南隅，方能將倭兵殺退，奪還平壤。原來如松知倭寇素輕朝鮮，特令承訓所部，盡易朝鮮民服，衷甲在內，繞出西南，潛行攻城。倭兵並不措意，等到承訓登城，卸裝露甲，倭兵纔知中計，慌忙抵拒，已是不及。明軍斬得倭寇頭顱，共得一千二百八十餘級，燒死的，溺死的，及跳城斃命的，尙不勝數。裨將李寧查大受等，率精兵三千，潛伏江東僻路，又斬倭首三百餘。李如栢進復開城，也得倭首數百級。嗣是黃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，依次克復。

如松既連勝倭人，漸漸輕敵，趾高氣揚，驕必敗了。忽有朝鮮流兵，報稱倭兵已棄王京，如松大喜，自率輕騎，趨碧蹄館，察看虛實。那碧蹄館在朝鮮城西，去王京只三十里，如松方馳至大石橋，隱約望見碧蹄館，不防撲躡一聲，坐

馬忽倒，連人連鞍，墮於馬下。可巧如松的右額，撞在石上，血流不止，險些兒昏暈過去。從行將士，忙上前扶掖，猛聽得一聲唿哨，四面八方，統有倭兵到來，把如松麾下的一隊人馬，團團圍住，遠至數匝，幸喜隨征諸將，均是曉悍善戰，左支右擋，捨命相爭，自己脾戰至午後，將士等盡汗透征袍，腹枵力敵，劍也缺了，刀也折了，弓袋內的箭幹，也要用盡了，兀自援兵未至，危急非常。倭兵隊中，有一金甲酋，掄刀拍馬，前來擊取如松。裨將李有昇，亟挺身保護，舞起大刀，連刃數倭。誰料倭兵潛躡背後，伸過鐵鏈鈎，把有昇從馬上鈎落，一陣亂剝，身如肉泥。虧得如松如梅，先後馳至，殺入核心，金甲酋復來攔截，被如梅覷得親切，只一箭射倒了他，結果性命。是價李有昇的命。末幾，又到楊元援軍，協力衝殺，倭兵乃潰。

其時大雨滂沱，平地悉成澤國，騎不得騁，步不能行，明軍又經了這番挫折，傷亡無數，不得已退駐開城。既而偵得倭將平秀嘉屯兵龍山，積粟數十萬。如松夜募死士，縱火焚糧，倭乃乏食。但兵經新敗，未敢進逼，頓師絕域，漸覺氣阻。宋應昌急欲了事，復提及沈惟敬的原約，倭人因芻糧並盡，亦願修和。應昌乃據實奏聞，明廷准奏，遂由應昌派遣游擊源弘謨，往諭倭將，令獻朝鮮王京，並歸還王子。雙方如約，縱他還國。倭將果棄了王京，退兵釜山。如松與應昌入城，檢查倉粟，尚有四萬餘石，芻豆大略相等。安撫相定，意欲乘倭退歸，待勢尾追。偏倭人曉明兵法，步步爲營，無懈可擊。祖承訓查大受及別將劉綎等，追了一程，知難而退。兵部尚書石星，力主款議，諭朝鮮國王還都王京，留劉綎屯守，飭如松班師。倭人從釜山移西生浦，送回王子陪臣等。宋應昌遂上書乞歸朝，命顧養謙代爲經略，更飭沈維敬出赴倭營，促上謝表。倭遣使小西飛入朝，定封貢議。神宗命九卿科道會議封貢事宜，御史楊紹程獨抗疏力爭，略云：

臣考之太祖時，屢卻倭貢，慮至深遠。永樂間，或一朝貢，漸不如約，自是稔窺內地，頻入寇掠。至嘉靖晚年，而東土受禍更烈，豈非封貢爲厲階耶？今關白謬爲恭謹，奉表請封之後，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釁，必自此始矣。且

關白弑主篡國，正天討之所必加，彼國之人，方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，特刼於威而未敢動耳。我中國以禮義統馭百蠻，恐未見得而顧令此篡逆之輩，叨天朝之名號耶？爲今計，不若飭朝鮮練兵以守之，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。關白可計日而敗也。封貢事萬不宜行，務乞停議。

這疏上後，禮部郎中何喬遠、科道趙完璧、王德完、遼中立、徐觀瀾、顧龍、陳維芝、唐一鵬等，交章止封。還有薊遼都御史韓取善，亦奏稱倭情未定，請罷封貢。獨兵部尚書石星，始終主款。經略顧養謙，亦希承石星意旨，擬封關白。平秀吉爲日本國王，藉弭邊釁。嗣因廷議未決，養謙竟薦侍郎孫爌自代，託疾引歸。到是個大滑頭倭使小西飛入闕，廷臣多半漠視，惟石星優禮相待。視若王公。廷臣過元，石星過單，皆非外交之道。譯官與他議約，要求三事：一勒令倭衆歸國，二授封不必與貢，三令宣示毋犯朝鮮。小西飛一一允從。三條約款，倭使悉允，明廷尙是上風，可惜後來變卦。乃命臨淮侯

李宗城充正使，都指揮楊方亨爲副，與沈維敬同往日本。宗城等奉命觀望，遷延不進。直至萬曆二十四年，方相偕抵釜山。沈維敬託詞偵探，先行渡海，私奉秀吉蟒袍玉帶及地圖武經，又取壯馬三百作爲餽禮。自娶倭人阿里馬女，居然在日本境內。宜室宜家。真是可殺還有李宗城貪色好財，沿途索貨無厭，進次對馬島。島官儀智格外歡迎，夜飭美女二三人，更番納入行轅。宗城翻手作雲，覆手作雨，鎮日裏恣意歡娛，竟把所任職務，擱起不提。如此蠢奴，奈何充作專使。儀智且屢招入宴，席間令妻室出見，宗城瞧着，貌可傾城，適有三分酒意，身不自持，竟去牽他衣袖，欲把他摟抱過來。看官試想，儀智妻係行長女，比不得營業賤妓，當即拂袖徑去。儀智也不覺怒意陡生，下令逐客。得保首領，尙是萬幸。宗城跟踉趨出，有倭卒隨後追來，意圖行刺，急得宗城落荒亂跑，情急失道，辨不出東西南北，且因輿書失去，料難覆命，一時沒法，只好身入樹間，解帶自縊。偏是命不該絕，由隨卒覓到，將他救活，導奔慶州。副使楊方亨上章計奏，乃逮問宗城，即以方亨充正使，加沈維敬神機營銜，充作副使。

方亨渡海授封，秀吉初頗禮待，拜跪受冊。嗣因朝鮮王只遣州判往賀，秀吉大怒，語維敬道：「我遵天朝約款，

還他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，今乃令小官來賀，辱敵邦呢？辱天朝呢？我與朝鮮誓不兩立，請爲我還報天朝，速請天子處分朝鮮。」維敬慰諭百端，秀吉意終未釋，遂留兵釜山，不肯撤還，所進表文，詞多潦草，鈐用圖書，仍不用明朝正朔。方亨馳還，委罪維敬，并石星前後手書，奏請御覽。神宗怒逮維敬，兼及石星，用邢玠爲兵部尚書，總督薊遼，授麻貴爲備倭大將軍，經理朝鮮。命僉都御史楊鎬，出駐天津，嚴申警備。

於是和議決裂，倭行長清正等復入據南原全州，進犯全羅，清尙各道，更逼王京。楊鎬率軍馳救，倭兵始退屯蔚山。蔚山雖不甚高峻，但緣山爲城，頗踞險要。鎬會同邢玠、麻貴各軍，協議進取，分兵三路，合攻蔚山。倭傾寨出戰，明軍佯敗，誘他入伏，斬倭兵四百餘級。倭人大敗，奔據島山。島山在蔚山南，倭疊結三柵，堅壁固守。游擊陳寅身先士卒，冒險躍登，連破二柵，更攻第三柵，勢將垂拔。偏楊鎬鳴金收軍，寅不得不退。看官知道，楊鎬何故鳴金？據明史上載着，鎬與李如梅爲故交，如梅也奉命赴軍，時尚未至。鎬欲留住三柵，令如梅奪寨建功，因此鳴金暫退。全是私意，如何行軍。等到如梅馳至，倭兵已經完守，圍攻十日，竟不能拔。忽報倭行長清正航海來援，鎬不及下令，竟策馬西奔，諸軍相繼潰敗，被倭兵從後追擊，殺死無數。游擊盧繼忠率兵三千人殿後，死得一個不留。及鎬奔還王京，反與邢玠、麻貴等詭詞報捷。參議主事丁應泰入問善後計策，鎬反自詡戰功，惱得應泰性起，盡將敗狀列入奏牘，飛報明廷。神宗乃罷鎬聽勘，遣天津巡撫萬世德繼鎬後任。邢玠復招募江南水兵，籌畫海運，爲持久計。旣而都督陳璘以粵兵至，劉綎以川兵至，鄧子龍以江浙兵至，水陸軍分爲四路，各置大將，中路統帶李如梅，東路統帶麻貴，西路統帶劉綎，水路統帶陳璘，四路並進，直撲倭營。適值遼陽寇警，李如松出塞戰歿，朝旨調如梅往援，乃命董一元代任。小子只有一支筆，不能並敘遼陽事，只好將朝鮮軍務直敘下去。劉綎出西路，擊毀倭艦百餘艘，偏被倭行長潛師襲後，竟致腹背受敵，倉卒退師。陳璘亦棄舟遁還。兩路已敗。麻貴至蔚山，頗有斬獲，倭人棄寨誘敵，貴不知是計，攻入寨中，見是空壘，慌忙退出，伏兵四起，旗幟蔽空，幸喜脚生得長，路走得快，纔能逃出重圍。一路又敗，董一元進拔。

晉州長驅渡江，迭毀永春、昆陽二寨，并下泗州。老倭營游擊盧得功戰歿陣前。一元復移攻新寨，寨柵甚固。正在揮兵猛撲，不期營內火藥陡燃，火焰衝天。倭兵乘勢殺來，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先潰，一元禁遏不住，只得奔還晉州。四路盡敗。時明廷方遣給事中徐觀瀾查勘東征軍務，聞四路喪敗，據實奏報。有旨斬郝馬兩人，徇軍。董一元等各帶罪留任，立功自贖。諸將因連戰皆敗，統不免垂頭喪氣。遷延數月，忽報平秀吉病死，行長清正夜遁。那時陳璘、麻貴、劉綎、董一元等，又鼓勇出追。麻貴入島山西浦，殺了幾十名殘倭。陳璘督水師邀擊釜山，縱火毀敵舟數十，殺死倭將石蔓子，生擒倭黨平秀政、平正成，惟前鋒鄧子龍戰死。劉綎奪回曳橋砦，與陳璘水陸夾擊，斬獲無數。諸倭各無鬪志，統抱頭亂竄，奔入舟中，揚帆東去。自倭亂朝鮮七載，中國喪師數十萬，糜餉數百萬，迄無勝算。至平秀吉死，戰禍始息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議封議勦兩無成，七載勞兵困戰爭。
假使豐臣天假祚，明師何日罷東征？
倭亂已平，又有一番耐功的爵賞，容俟下回再詳。

世嘗謂中國外交向無善策。夫外交豈真無策者？誤在庸庸將焉，與所使之不得其人耳。日本平秀吉，雖若爲一世雄，然入犯朝鮮，騷擾八道，非真如後世之志在拓地，不奪朝鮮不止也。李如松計復平壤，驟勝而驕，遂有碧蹄館之挫，是將之不得其人也。可知。楊鎬輩挾私忌功，更不足道矣。石星身爲尙書，一意主款，對於倭使小西飛，待遇如王公，未識外情，先喪國體。趙志皋張位諸閣臣，又不聞有所建白，相臣如此，尙得謂有人乎？沈維敬以無賴子而銜皇命，李宗城以酒色徒而駕星輅，應對乏材，徒爲外邦騰笑。幸倭人尙未進化，秀吉又復病終，得令勦敵盡還，藩封無恙，東禍得以暫息。否則與清季中東之役，相去無幾矣。觀於此而嘆明代外交之無人！

第七十八回 虎將征蠻破巢誅逆 蠹魚食字決策建儲

卻說倭寇已退，諸軍告捷，明廷發帑金十萬兩犒師，敍功行賞，首陳璘，次劉綎，又次麻貴。陳劉各擢爲都督同知，麻貴升任右都督，邢玠晉封太子太保，子蔭一子。萬世德毫無戰功，至是亦同膺懋賞，加右副都御史，并予世蔭。董一元楊鎬俱復原職。惟沈維敬棄市，石星瘐死獄中，所俘平秀政、平正成等，解京磔死。傳首九邊，總算了事。其時泰寧衛酋炒花，屢寇遼東，互有殺傷。炒花爲巴速亥從弟，巴速亥被李成梁擊斃，其子巴土兒與炒花思復舊怨，數來侵邊，先後皆爲李成梁擊退。成梁去職，總兵董一元代任，巴土兒炒花等且糾合土默特部，大舉入犯。一元伏兵鎮武堡，令羸卒誘敵深入，奮起搏擊，大破敵衆。巴土兒身中流矢，負創而逃，未幾斃命。炒花情不甘休，且嗾使青海酋火落赤、永邵卜等相繼犯邊。幸甘肅參將達雲伏兵要害，潛扼敵背，殺得青海部衆十七八九，當時稱爲戰功第一。雲陞總兵官，鎮守西陲，寇不敢犯。及李如松自東班師，言路交章，詆劾說他和親辱國，悉留中不報。會遼東總兵董一元調赴朝鮮，神宗特任如松繼任。如松感激主知，率輕騎出塞，適值土默特部衆內犯，便迎頭痛勦，斬殺過當，乘勝進逼，勢將搗入巢穴。那番衆四面來援，竟把如松困住。如松孤掌難鳴，餉盡援絕，活活的戰死沙場。總是驕愎之咎，有旨令李如梅往代。如梅懲兄覆轍，不敢進戰，卒坐擁兵畏敵的罪名，被劾罷官。後來復起李成梁鎮遼東，成梁素有威名，年已七十有六，蒞任後仍與番人息戰互市。番人樂就羈縻，以此再鎮八年，遼左粗安。諸子究不逮乃父。當朝鮮慶戰時，播州宣慰使楊應龍上書自効，願率五千人征倭。朝旨報可，應龍方率衆登程。會因倭人議和，中途截留，乃快快而返。看官！你道這應龍果有心報主麼？他的祖宗叫作楊端，曾在唐乾符年間，據有播州，稱臣中國。洪武初，其裔孫復遣使奉貢，太祖授爲宣慰使，傳至應龍，從征蠻夷，特功驍蹇，歷屆貴州巡撫。葉夢熊及巡按陳效迭奏

應龍凶惡諸罪。明廷以邊境多事，不暇查問。應龍益肆無忌彈，擁兵嗜殺，所居宅第，修飾龍鳳，擅用閹寺爲使令。小妻田雌鳳，妖媚專寵，與正室張氏不和。帷闥中屢有譖言，應龍竟誣稱張氏賣姦，把他砍死，并殺妻母，屠妻家。殘忍已極。

妻叔張時照上書告變，葉夢熊請發兵往討。朝議令川黔會勘，應龍赴重慶對簿，坐法當斬。他願出二萬金贖罪，長官不允，乃請征倭自効。及中道罷兵，有旨特派都御史王繼光巡撫四川，嚴提勘結。應龍似魚脫網，怎肯復來上鈎？至官軍一再往捕，免不得糾衆抗拒，殺死官軍多名。王繼光遂決意主勦，馳至重慶，與總兵劉承嗣參將郭成等三道進兵，越婁山關至白石口。應龍佯稱願降，暗中恰招集苗兵，襲破軍營。都司王之翰全隊皆覆，各路兵將倉卒遁還。繼光遭此一挫，職位自然不固，當下奉旨奪官，改任譚繼恩爲四川巡撫，且調兵部侍郎邢玠、總督貴州玠檄重慶太守王士琦前往宣諭，令應龍束身歸罪。應龍因服郊迎，委罪部下黃元、阿羔、阿苗等十二人，一體縛獻，并願輸款四萬金，先出次子可棟爲質，金到回贖。士琦乃還，黃元等梟首市曹。可棟羈留重慶，事不湊巧，竟生起病來，臥床數日，遂至畢命。應龍不勝痛憤，領取尸棺，索性將四萬認款盡行抵賴。一千值四萬金似乎大貴。士琦催繳贖款，應龍覆語道：「我子尙得復活否？若我子復活，當如數輸金。」嗣是糾合諸苗，據險自守，焚劫草塘餘慶二司，及興隆都勻諸衛，進圍黃平、重安，戕官吏，戮軍民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爲。適貴州巡撫一缺，改任江東之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往勦應龍。到了飛練堡，應龍子朝棟及弟兆龍等率衆來爭，戰不數合，紛紛倒退。國柱等追至天邦固，陷入絕地，被朝棟、兆龍等兩翼包抄，左右猛擊，三千人不值一掃，霎時間殺得精光。國柱、廷棟等統行戰歿。江東之被譴奪職，代以郭子章。又特簡前四川巡按李化龍爲兵部侍郎，總督川湖貴州三省軍務。檄東征諸將劉綎、麻貴、陳璘、董一元悉赴軍前。

應龍聞大兵將至，先糾衆八萬入犯綦江。綦江城，中守兵不滿三千，那裏敵得住？叛衆應龍督衆圍攻，遠城數匝，偏豎雲梯，南仆北登，西墜東上，參將房嘉寵自殺妻孥，與游擊張良賢捨命防堵，終因衆寡不敵，巷戰身亡。應龍

劫庫犒師，屠城示威，投屍蔽江而下，流水盡赤。既而退屯三溪，更結九股生苗，及黑脚苗等，倚爲臂助。李化龍馳至重慶，偵得應龍五道並出，已攻破龍泉司，乃大集諸路兵馬，登壇誓師，分八路而進。共計川師四路，總兵劉綎由綦江入，馬孔英由南川入，吳廣由合江入，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，由永寧入黔師三路，總兵董元鎮出發烏江，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，統宣慰使安疆臣出發沙溪。總兵李應祥出發興隆。楚師一路，分作兩翼，由總兵陳璘統轄，陳良玘爲副。陳璘由偏橋進攻，良玘由龍泉進攻，每路兵約三萬，十成之三爲官兵，十成之七爲土司。化龍自將中軍，分頭策應。又檄貴州巡撫郭子章屯駐貴陽，湖廣巡撫支可大移節沅州，扼守要區，防賊四逸。部署既定，劉綎師出綦江，進攻三峒。三峒皆峻嶒茂箐，夙稱奇險，賊首穆炤等踞險自固，被劉綎手執大刀，斬關直入，依次破滅。應龍素聞劉綎威名，囑子朝棟簡選苗兵，從間道出擊，巧與綎軍相遇，綎怒馬躍出，首先陷陣，一柄亮晃晃的大刀，盤旋飛舞，苗兵不是被砍，就是被傷。大衆抵擋不住，相顧驚走道：「劉大刀到了！劉大刀到了！」朝棟尙不知利害，執戈來戰，由劉綎大叱一聲，已嚇得脚忙手亂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刀起戈迎，害的一聲火光亂迸，朝棟手中的戈頭已被斫缺，慌忙擲去了戈，赤手逃命。綎大殺一陣，苗衆多斃，乘勝拔桑木關，烏江關，河渡關，奪天邦諸囤，殺入婁山關，駐軍白石。應龍情急萬分，決率諸苗死戰，潛令悍將楊珠抄出後山，襲綎背後。都司王芬戰死，綎大呼突陣，擊退應龍，另遣游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殺退楊珠，追奔至養馬城。巧值馬孔英自南州殺到，曹希彬自永寧攻入，會師並進，大破海雲囤，直逼海龍囤。海龍囤爲賊巢穴，高可矗天，飛鳥騰猿不能踰越。三道雄師壓囤爲營，急切未能下手。已而陳璘破青蛇囤，安疆臣奪落濠關，吳廣從崖門關搗入，營水牛塘，連戰敗敵，截住賊巢樵汲諸路，於是應龍大窘，與子朝棟相抱大哭，一面上囤死守，一面遣使詐降。總督李化龍斬使焚書，飭諸道兵速集囤下，限日破巢。當下八路大兵一時並至，築起長圍，更番迭攻。敘得燁燁有光。會化龍聞父喪，疏乞守制，詔令墨經從事。化龍歡粥草檄，督戰益急，且授計馬孔英，令從囤後併力攻入。應龍所恃以楊珠爲最，珠恃勇出戰，爲砲擊斃，賊衆益懼。適天大霖雨，數日不晴，

將士往來泥淖，猛撲險固，甚以爲苦。一日，天忽開霽，劉綎奮勇躍上，攻克土城，應龍散金懸賞，募死士拒戰，無一應命。乃提刀巡壘，俄見火光燭天，官軍四面登固，遂退語家屬道：「我不能再顧汝輩了。」遂挈愛妾二人，闔室自經。大兵入固搜勦，獲應龍屍，生擒朝棟、兆龍等百餘人，并應龍妾田雌鳳。爲渠啓靈，渠何不速死。總督化龍，露布奏聞，詔磔應龍屍，戮朝棟、兆龍等於市，分播地爲遵義、平越二府。遵義屬蜀，平越屬黔。劉大刀伎功稱最，奏凱還師。播州事了。

外事稍稍平靜，朝內爭論國本的問題，又復進行。先是萬曆二十一年，王錫爵復邀內召，既入朝，仍密請建立東宮，昭踐大信。神宗手詔報答，略云：「朕雖有今春冊立的旨意，但昨讀皇明祖訓，立嫡不立庶，皇后年齡尚輕，尙得生子，如何處置？現擬將元子與兩弟並封爲王，再待數年，后果無出，纔行冊立未遲。」原來王恭妃生子常洛，鄭貴妃生子常洵，周端妃復生子常浩，所以有三王並封的手諭。錫爵想出一條權宜的計策，欲令皇后撫育元子，援引漢明帝馬后，唐玄宗王后，宋眞宗劉后，取養宮人子故事，作爲立儲的預備。議雖未當，不可謂非煞費苦心。神宗不從，

仍欲實行前諭，飭有司具儀，頓時盈廷大譁。禮部尚書羅萬化給事中史孟麟等，詣錫爵力爭。錫爵道：「並封意全出上裁，諸公奈何罪我？」工部郎中岳元聲時亦在座，起對錫爵道：「閣下未嘗疏請並封，奈何誤引親王入繼，故例作爲儲宮待嫡的主張。須知中宮有子，元子自當避位，何嫌何疑？今乃欲以將來難期的幸事，阻現在已成的詔命，豈非公爭論不力麼？」這一番話，說得錫爵啞口無言，不得已邀同趙志皋、張位等，聯銜上疏，請追還前詔。神宗仍然不允。已而諫疏迭陳，錫爵又自劾求罷，乃奉旨追寢前命，一律停封。未幾錫爵又申請豫教元子，於是令皇長子出閣講學，輔臣侍班，侍臣六人侍講，俱如東宮舊儀。

越年，錫爵又乞歸，特命禮部尚書陳于陸、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入參閣務。于陸入閣，與趙志皋、張位等，誼屬同年，甚相投契，怎奈神宗深居拒諫，上下相蒙，就是終日入直，也無從見帝一面。密陳國政，當時京師地震，淮水泛決，湖廣福建大飢，甚至乾清坤寧兩宮，猝然被火，仁聖皇太后、陳氏又崩。陳皇后崩逝，就此敘過。天災人患，相逼而來，神